漢聲

THE CHINESE TIMES established in 1907, is the oldest Chinese newspaper in Vancouver. Published every day except Sundays and holidays by The Chinese Freemasonry in Canada Publishing Co.

白頭如新

章士釗。

今皆年逾週甲。相隔數千里。忽有書來。約爲昆弟。眞不媿古人白首如新之誼。因作五古一章寄贈。即爲久要左券。」詩洋洋大篇。共六七百言。涉筆即曰。「白首要如新。古人寓言耳。豈知我兩人。交情眞若此。」作者引用此一典實。如此鄭重。驟覽一過。不勝詫怪。夫所謂古人者誰乎。或鄭陽以外。尚有何人曾爲此寓言乎。漢晉文選。均非僻書。嚴君以甲科遙藉。足躋中秘。豈並此未嘗涉獵。抑過目寖付忘海矣乎。平情論之。緬生此誤。任人誰何之目。都能覺察得到。顧以廣雅之傳。挾此稿隨身數十年。未嘗起意爲之刊削。遽以公諸海內。可見吾國文壇。荒落已極。誤出清流之口。更無人敢於遮斷。茲特一例爾。其他何可勝舉。

白頭如新。倘與傾蓋如故相逮成誦。此即付之六尺童子。亦且意義立明。今不幸斷章取義。白頭句單子流播於萬人之口者。近二千年。不期而持與古詩「樂莫樂於新相知」。視作同一意義解。將何往而不鑿柄乎。西晉初。陸機與弟雲。同遊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試思初交必如舊相識也。始得號爲親善。焉有相識終身。而氣誼不越初見一階。倘得鼎之交深乎。夫人之患在不思耳。不思成誤。誤乃無藝。

循鄭陽用語之義。不相知曰新。相知始曰故。足見人之相知與否。在意志之合不合。而不在蹤跡之接不接。是故東方朔與公孫宏書曰。一爵祿不相貴以禮。同類之道不以近遠爲是。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接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緬生之了解於白首如新者。取義適存東方先生之背面。以爲必須接塵而遊。垂髮齊年。而後謂之相知。故其言曰。忽有書來。約爲兄弟。不媿古誼。由鄭陽看來。嚴錢聞自始至終。徒斤斤於塵俗冠蓋之迹。說不上有何知誼也。

思舊集者。張孝達垂念故人之所爲輯也。其不曰感舊而曰思舊者。以避與王漁洋所集名複故。光宣之交。孝達由湖廣趨入政地。以阻親藩典兵不得。憂忿成疾。病中出所收稿。刪存塗乙。不下十次。今刊行者共十六家。詩才不一。瑕瑜互見。孝達意因人存稿。固不以詩之高下爲標的也。就中以陸眉生秉樞。謝麟伯維藩。朱眉君鑑成才較高。陸詩尤倘永日誦。餘平平爾。嚴緬生更占下乘。典實之誤。不在他家而屬緬生。良非無故。

緬生好振援。詩多與當時朝貴有關。江督沈仲復。其妹壻也。陸眉生有輓緬生詩兩句云。相憶漸看成陳。重逢難定是今生。」

（未完）

桂花時菓十品

傾出三分之二。保留三分之一。加上模。糖的分量是十斤山芋（去皮淨重）三斤糖。加糖漿。再煮半小時。使糖溶化入還時就得慢慢的用文火煮。時間不怕長。越長越好。煮上三四個鐘頭。煮得湯汁糊糊的。象膠一樣。挑起來能成糖蜜糖似的。不斷如絲。在光澤上。油亮亮的使人口涎欲滴。此時可落桂花。（分量與桂花芋乃同）再攪一下。香味即佈滿全鍋。吃的時候。用竹扦將山芋扦出。盛入碟中。將原汁兩三羹勺。澆在山芋上。入口香甜如蜜。這就是老幼咸宜的食品。桂花糖油山芋。「續完」

銀壇富婆

銀色圈子裡有一個富婆。但嘅身家。講出嚟冇人信。銀行戶口唔係有好多銀紙。但係佢嘅財產。換左一元硬幣。砌起嚟重高過太平山。點解佢會有咁多銀紙。話俾你知。既非靠滾亦非靠撈。而係靠價嘅眼光得嚟嘅。圈子裡嘅呢個銀壇富婆。大家都好羨慕。你知道佢係邊個？

二十五年前呢個銀壇富婆是生十分漂亮的可人兒。在銀色圈子裡有「影壇靚女」之稱。初出拍戲。開始做二三流配角。

一次。佢在演戲中忽然被一個導演睇戲。個導演話呢個靚女。將來在銀壇定躉頭角嘅。於是。在另一套片開拍時。靚女便被升任爲片中主角。

斯片出龍。一炮打響。呢個靚女。從此銀壇有名。而且逐漸走紅。佢條命都幾好。一路風平浪靜。但係三年之後。太平洋風雲險惡。日本佬佔據了香港。

三年零八個的日子。佢嘅生活大不如前。她眼看無法立足。便偷渡到澳門。然後再由澳門去廣州。呢個期間。爲了生活。佢就結左婚。

佢嘅先生。長袖善舞。個陣時。在粵漢線經營買賣。倒也攪得風生水起。呢個時候。人人走離。但雖然不及往時。但係生活依然過得寫意。

佢嘅不久。佢生左個靚女。肥肥白白。又活潑又聰明。爲人十分伶俐。同佢個樣子十足十有人話佢似媽媽呀！好不開心。即係話佢靚也。

吓！你估呢個銀壇富婆嘅名堂點樣嚟呢？係唔係佢丈夫做生意俾錢佢。係唔係靠撈點樣？係唔係靠撈點樣？係唔係靠撈點樣？